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王 臨 川 集

(四)

王 安 石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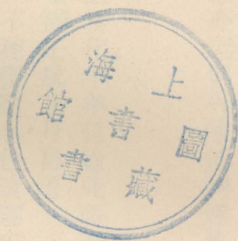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臨川先生文集

(四)

王安石著



國學基本叢書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4 0764B

臨川先生文集

卷二十九

律詩 七言絕句

與道原過西莊遂遊寶乘

周顥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窳塔坡。今日隱侯孫亦老。偶尋陳迹到煙蘿。
一作蕙帳銅屏皆舊事。飄然陳迹在松蘿。

庚申正月遊齊安

水南水北重重柳。山後山前處處梅。未卽此身隨物化。年年長趁此時來。

庚申正月遊齊安有詩云水南水北重重柳壬戌正月再遊

招提詩壁漫黃埃。忽忽籠紗兩過梅。老值白雞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

壬戌正月晦與仲元自淮上復至齊安

風暖柴荆處處開。雪乾沙淨水洄洄。意行却得前年路。看盡梅花看竹來。

壬戌五月與和叔同遊齊安

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它日玉堂揮翰手。芳時同此賦林垌。

成字說後與曲江譚君丹陽蔡君同遊齊安

~~215300~~

據梧枝策事如毛。久苦諸君共此勞。遙望南山堪散釋。故尋西路一登高。
元豐二年十月政公改路故作此詩

獨龍東路得平岡。始免遊人屐齒妨。更有主林身半現。與公隨轉作陰涼。
書定林院牕與安太師同宿。既曉問昨夜有何夢。師云。有數夢。皆忘記。

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鑪。試問道人何所夢。但言渾忘不言無。
同熊伯通自定林過悟真二首

與客東來欲試茶。倦投松石坐欹斜。暗香一陣連風起。知有薔薇澗底花。
二

城郭紛紛老倦尋。幅巾來寄北山岑。長遭客子留連我。未快穿雲涉水心。
悟真院

野水從橫漱屋除。午牕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
傳神自讚

我與丹青兩幻身。世間流轉會成塵。但知此物非他物。莫問今人猶昔人。
定林院昭文齋

定林齋後鳴禽散。只有提壺守屋簷。苦勸道人沽美酒。不應無意引陶潛。
經局感言罷相出守江寧仍領經局

自古能全已不才，豈論騏驥與駑駘。放歸自食情雖適，絡首猶存亦可哀。

鍾山晚步

小雨輕風落棟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宣城賣酒家。

散策

散策東岡亦已勞，橫塘西轉有亭臯。絮飛度屋何許柳，花落填溝無數桃。

書靜照師塔

簡老已歸黃土陌，淵師今作白頭翁。百憂三十餘年事，陳迹山林草野中。

記夢辛酉九月二十二夜，夢高郵土山道人赴蔣山北集雲峯爲長老，已而坐化，復出山南與國

寺與余同臥一榻，禪懷山片竹數寸，上繞生絲，屬余藏之，余棄弗取，作詩與之。

月入千江體不分，道人非復世間人。鍾山南北安禪地，香火他時共一作供兩身。

勸會賀蘭溪主賀蘭溪，洛京地名，陳繹買地築居於郵中間之。

賀蘭溪上幾株松，南北東西有幾峯。買得住來今幾日，尋常誰與坐從容。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

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二

桑條索漠棟花繁，風斂餘香暗度垣。黃鳥數聲殘午夢，尙疑身屬半山園。

過劉全美所居

西崦晴天得強扶。出林知有故人居。數能過我論奇字。當復令公見異書。

書何氏宅壁

有興提魚就公煮。此言雖在已三年。皖瀆終負幽人約。空對湖山坐惘然。

題永慶壁有雱遺墨數行

永慶招提墨數行。歲時風露每悽傷。殘骸豈久人間世。故有情鍾未可忘。

江寧府園示元度

畫船南北水遙通。日暮幅巾篁竹中。行到月臺逢翠碧。背人飛過子城東。

金陵郡齋

談經投老拚悠悠。爲吏文書了卽休。深炷鑪煙一作香閉齋閣。臥聽簷雨瀉高秋。

戲示蔣穎叔

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

遊城東示深之德逢

欲牽淮舸共尋源。且踏青靑繞杏園。憶我舊時光宅路。依然桑柳映花繁。

麗澤門

麗澤門西日未俄。水明沙淨卷纖羅。綠瓊洲渚青瑤嶂。付與詩工敢琢磨。

示公佐

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

示俞秀老二首

不見故人天際舟。小亭殘日更回頭。綠成白雪三千丈。細草孤雲一片愁。

二

君詩何以解人愁。初日紅蕖碧水流。未怕元劉妨獨步。每思陶謝與同遊。

示李時叔二首

知子鳴絃意在山。一官聊復戲人間。能爲白下東南尉。藜杖緇巾得往還。

二

千山訪我幾摧輶。清坐來看十日留。勢利白頭何足道。古人傾蓋有綢繆。

示寶覺二首

火暖窗明粥一盂。晨興相對寂無魚。超然聖寺山林外。別有禪天好淨居。

二

重將壞色染衣裙。共臥鍾山一塢雲。客舍黃粱今始熟。烏殘紅柿昔曾分。

仲元女孫

雙鬢嬉戲我庭除。爭挽新花比繡襦。親結香纓知不久。汝翁那更鑷髭鬚。

示永慶院秀老

禪房借枕得重歇。陳迹翛然尙有詩。嗟我與公皆老矣。拂天松柏見栽時。

示王鐸主簿

君正忙時我正閑。如何同得到鍾山。夷門二十年前事。回首黃塵一夢間。

戲城中故人

城郭山林路半分。君家塵土我家雲。莫吹塵土來汚我。我自有雲持寄君。

戲贈段約之

竹柏相望數十楹。藕花多處復開亭。如何更欲通南埭。割我鍾山一半青。

示俞處士

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借問樓前踏子薦。何如雲臥唱松風。

懷張唐公

直諒多爲世所排。有懷長向我前開。暮年惆悵誰知此。南陌東阡獨往來。

憶金陵三首

覆舟山下龍光寺。玄武湖畔五龍堂。想見舊時遊歷處。煙雲渺渺水茫茫。

二

煙雲渺渺水茫茫。繚繞蕪城一帶長。蒿目黃塵憂世事。追思陳迹故難忘。

三

追思陳迹故難忘。翠木蒼藤水一方。聞說精廬今更好。好隨殘汴理歸艎。

離昇州作

殘菊冥冥風更吹。雨如梅子欲黃時。相看握手總無語。愁滿眼前心自知。

望淮口

白煙瀾漫接天涯。黯黯長空一道斜。有似錢塘江上望。晚潮初落見平沙。

入瓜步望揚州

落日平林一水邊。蕪城掩映祗蒼然。白頭追想當時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祗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重過余婆岡市

憶我東遊未有鬢。扶衰重此駐肩輿。市中年少今誰在。魯叟當街六十餘。

秦淮泛舟

強扶衰病牽淮舸。尚怯春風沂午潮。花與新吾如有意。山於何處不相招。

中書卽事

投老醜爲世網嬰。低徊終恐負平生。何時白上岡頭路。渡水穿雲取次行。

萬事

萬事黃梁欲熟時。世間談笑漫追隨。雞蟲得失何須算。鵬鷃逍遙各自知。

寄金陵傳神者李士雲

衰容一見便疑真。李子揮毫故有神。欲去鍾山終不忍。謝渠分我死前身。

贈外孫

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小從他愛梨栗。長成須讀五車書。

東流頓令罷官阻風示文有按風伯奏天關之語答以四句

令尹犀舟失去期。慙然凭几占文移。勸君慎莫譏風伯。會有開帆破浪時。

楊德逢送米與法雲二老作此詩

盧仝不出憎流俗。我卜郊居避俗憎。仝有鄰僧來乞米。我今送米乞鄰僧。

送黃吉父將赴南康官歸金谿三首

一 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爲言春至每傷心。

二

還家一笑卽芳辰。好與名山作主人。邂逅五湖乘興往。相邀錦繡谷中春。

三

歲晚相逢喜且悲。莫占風日恨歸遲。我如逆旅常去客。復會有無那得知。

卷三十

律詩 七言絕句

金陵卽事三首

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

二

結綺臨春歌舞地。荒蹊狹巷兩三家。東風漫漫吹桃李。非復當時仗外花。

三

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

烏塘

烏塘渺渺綠平隄。隄上行人各有攜。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

柘岡

萬事紛紛祗偶然。老來容易得新年。柘岡西路花如雪。迴首春風最可憐。

城北

青青千里亂春袍。宿雨催紅出小桃。迴首北城無限思。日酣川淨野雲高。

金陵

金陵陳迹老莓苔。南北遊人自往來。最憶春風石城塢。家家桃杏過牆開。

午枕

午枕花前簾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悠颺夢。隔水山供宛轉愁。

州橋

州橋踟月想山椒。迴首哀湍未覺遙。今夜重聞舊嗚咽。却看山月話州橋。

觀明州圖

明州城郭畫中傳。尙記西亭一樣船。投老心情非復昔。當時山水故依然。

九日賜宴瓊林苑作

金明馳道柳參天。投老重來聽管絃。飽食太官還惜日。夕陽臨水意茫然。

壬子偶題 熙寧五年東府庭下作盆池故作。

黃塵投老倦忽忽。故遶盆池種水紅。落日欹眠何所憶。江湖秋夢艣聲中。

和張仲通憶鍾陵二首

一夢章江已十年。故人重見想幡然。祇應兩岸當時柳。能到春來尙可憐。

二

逸少池邊有一丘。西山南浦慣曾遊。殘年歸去終無樂。聞說章江卽淚流。

送和甫至龍安暮歸

隱隱西南月一鉤。春風落日澹如秋。房櫺半掩無人語。鼓角聲中始欲愁。
鍾山卽事

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南澗樓 在江寧尉司。

撲撲煙嵐遶四阿。物華終恨未能多。故應陡起三千丈。始奈重山複嶺何。

京城

三年衣上禁城塵。撫事惘然愧古人。明月滄波秋萬頃。扁舟長寄夢中身。

隴東西二首

隴東流水向東流。不肯相隨過隴頭。祇有月明西海上。伴人征戍替人愁。

二

隴西流水向西流。自古相傳到此愁。添却征人無限淚。怪來嗚咽已千秋。

斜徑

斜徑偶通南埭路。數家遙對北山岑。草頭蛺蝶黃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

暮春

北山吹雨送殘春。南澗朝來綠映人。昨日杏花渾不見。故應隨水到江濱。

雨晴

晴明山鳥百般催。不待桃花一半開。雨後綠陰空繞舍。總將春色付莓苔。

日西

日西階影轉梧桐。簾卷青山篔簹空。金鴨火銷沈水冷。悠悠殘夢鳥聲中。

禁直

翠木交陰覆兩簷。夜天如水碧活活。帝城風月看常好。人世悲哀老自添。

御柳

御柳新黃已迸條。宮溝薄凍未全消。人間今日春多少。祇看東方北斗杓。
一作習習春風拂柳條。御溝春水已冰消。欲知四海春多少。先向天邊問斗杓。

祥雲

冰入春風漲御溝。上林花氣欲飛浮。未央屋瓦猶殘雪。却爲祥雲映日流。

題中書壁

夜開金鑰詔辭臣。對御抽毫草帝綸。須信朝家重儒術。一時同榜用三人。

禁中春寒

青一作浮煙漠漠雨紛紛。水殿西廊北苑門。已著單衣猶禁火。海棠花下怯黃昏。

試院中

少時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材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

學士院燕侍郎畫圖

六幅生綃四五峯。暮雲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長千里。遙望鍾山與此同。
道旁大松人取以爲明。

龍甲蚪髯不可攀。亭亭千丈蔭南山。應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爝火間。
見鸚鵡戲作四句

雲木何時兩翅翻。玉籠金鎖祇煩冤。真須強學人間語。舉世無人解鳥言。
池鴈

羽毛摧落向人愁。當食哀鳴似有求。萬里衡陽冬欲暖。失身元爲稻粱謀。
六年

六年湖海老侵尋。千里歸來一寸心。西望國門搔短髮。九天宮闕五雲深。
世故

世故紛紛漫白頭。欲尋歸路更遲留。鍾山北繞無窮水。散髮何時一釣舟。
邵平

天下紛紛未一家。販繒屠狗尙雄夸。東陵豈是無能者。獨傍青門手種瓜。
中牟

頽城百雉擁高秋。驅馬臨風想聖丘。此道門人多未悟。爾來千載判悠悠。

王章

壯一作志士軒昂非自謀。近臣當爲國深憂。區區女子無高意。追念牛衣暖卽休。

神物

神物登天擾可騎。如何孔甲但能羈。當時若更無劉累。龍意茫然豈得知。

文成

文成五利老紛紛。方丈蓬萊但可聞。萬里出師求寶馬。飄然空有意凌雲。

讀漢書

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時跡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

賜也

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重將

重將白髮傍牆陰。陳迹茫然不可尋。花鳥總知春爛熳。人間獨自有傷心。

載酒

載酒欲尋江上舟。出門無路水交流。黃昏獨倚春風立。看却花開觸地愁。

楚天

楚天如夢水悠悠。花底殘紅漫不收。獨繞去年揮淚處。還將牢落對滄洲。

江上

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却低回。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

春江

春江渺渺抱牆流。煙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青旗催日下城頭。

春雨

城雲如夢柳如愁。野水橫來強滿池。九十日春渾得雨。故應留潤作花時。

初到金陵

江湖歸不及花時。空遶扶疎綠玉枝。夜直去年看蓓蕾。晝眠今日對紛披。

送和甫至龍安微雨因寄吳氏女子

荒煙涼雨助人悲。淚染衣巾不自知。除却春風沙際綠。一如看汝過江時。

與北山道人

壽果疏泉帶淺山。柴門雖設要常關。別開小徑連松路。祇與隣僧約往還。

過外弟飲

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邊路。至老相尋得幾回。

若耶溪歸興

若耶溪上踏莓苔。興罷張帆載酒回。汀草岸花渾不見。青山無數逐人來。

烏石

烏石岡邊繚繞山。柴荆細路一作徑。水雲間。吹一作拈。花嚼藥長來往。祇有春風似我閑。

定林

定林青一作修。又作喬。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六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

定林所居

屋繞灣溪竹繞山。溪山却在白雲間。臨溪放艇依山坐。溪鳥山花共我閑。

臺城寺側獨行

春山撩亂水縱橫。籬落荒畦草自生。獨往獨來山下路。筇輿看得綠陰成。

遊鍾山

終日看山不厭山。買山終待老山間。山花落盡山長在。山水空流山自閑。

松間 被召將行作

偶向松間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不自知。

雨未止正臣欲行以詩留之

紛紛應接使人愁。與子從容喜問酬。他日故將泥自庇。今朝欲以雨相留。

律詩 七言絕句

題張司業詩

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

同陳和叔遊北山

春風蕩屋雨填溝，東閣翛然擁鬪裘。鄰壁黃糧炊未熟，喚迴殘夢有鳴鶻。

次吳氏女子韻。吳氏詩云：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

花。南朝九日臺，在孫陵曲街旁，去吾園只數百步。

孫陵西曲岸烏紗，知汝淒涼正憶家。人世豈能無聚散，亦逢佳節且吹花。

再次前韻

秋燈一點映籠紗，好讀楞嚴莫念家。能了諸緣如夢事，世間唯有妙蓮花。

卽席

曲沼融融泮盡澌，暖煙籠瓦碧參差。人情共恨春猶淺，不問寒梅有幾枝。

遊城南卽事二首

神姦變化久難知，禹鼎由來更不疑。螭魅合謀非一日，太丘真復社亡遲。

二

秦壇東路遶重營，獨背朝陽信馬行。漫道城南天尺五，荒林時見一柴荆。

寄沈道原

城郭千家一彈丸。蜀岡擁腫作蛇蟠。眼前不道無蒼翠。偷得鍾山隔水看。

哭張唐公

堂一作棠。邑山林久寂寥。屬車前日駐雞翹。冥冥獨鳳隨雲霧。一作知何處。南陌空聞引葬簫。

生日次韻南郭子二首

救黥醫劓世無方。斷簡陳編付藥房。祝我壽齡君好語。毗耶一夜滿城香。

二

寒逼清枝故有梅。草堂先對白頭開。殘骸已若雞年夢。猶見騷人幾度來。

八公山

淮山但有八公名。鴻寶燒金竟不成。身與仙人守都廁。可能雞犬得長生。

過徐城

七年五過徐城縣。自笑皇皇此世間。安得身如倉庾氏。一官能到子孫閑。

送丁廓秀才歸汝陰二首

好去翩然丁令威。昔人且在不應非。淮雲豈與遼天闊。想復留情故一歸。

二

西州行路日蕭條。執手傷懷不自聊。遊子故鄉終念返。豈能無意冶城潮。

和惠思韻二首

醴泉觀

邂逅相隨一日閑。或緣香火共靈山。夕陽興罷黃塵陌。直似蓬萊墮世間。

蟬

白下長干何可見。風塵愁殺庾蘭成。去年今日青松路。亦自聞蟬第一聲。

送王石甫學士知湖州

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渚正滄波。

懷鍾山

投老歸來供奉班。塵埃無復見鍾山。何須更待黃粱熟。始覺人間是夢間。

江寧夾口三首

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祇一作恰似春風柳絮時。

二

月墮浮雲水捲空。滄洲店坼五更風。北山草木何由見。夢盡青燈展轉中。

三

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側出岸沙楓半死。繫船應有去年痕。

寄碧巖道光法師

去馬來車擾擾塵。自難長寄水雲身。碧巖後主今爲客。何況開山說法人。
省中

萬事悠悠心自知。強顏於世轉參差。移牀獨臥秋風裏。靜看蜘蛛結網絲。
二

大梁春雪滿城泥。一馬常瞻落日歸。身世自知還自笑。悠悠三十九年非。
崇政殿後春晴卽事

悠悠獨夢水西軒。百舌枝頭語更繁。山鳥不應知地禁。亦逢春暖卽啾喧。
省中沈文通廳事

竹上秋風吹網絲。角門常閉吏人稀。蕭蕭一榻卷書坐。直到日斜騎馬歸。
吳任道說應舉時事

縣瓠城南陂水深。春泥滿眼路嶮嶸。獨騎瘦馬衝殘雨。前伴茫茫不可尋。
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東歸

綵衣東笑上歸船。萊氏歡娛在晚年。嗟我白頭生意盡。看君今日更悽然。
寄題杭州明慶院修廣師明碧軒

明碧軒南竹數叢。別來江外幾秋風。道人無復人間世。嗟我今爲白髮翁。
夜直

金爐香盡漏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
試院中

白髮無聊病更侵。移牀臥竹向秋陰。朝來鴈背西風急。吹折江湖萬里心。
二

咫尺淹留可奈何。東西虛共一姮娥。階前棗樹應搖落。此夜清光得幾多。
三

青燈照我夢城西。坐上傳觴把菊枝。忽忽覺來頭更白。隔牆聞語趁朝時。
四

蕭蕭疎雨吹檐角。噎噎暝蛩啼草根。閑卻荒庭歸未得。一燈明滅照黃昏。
人間

人間投老事紛紛。才薄何能強致君。一馬黃塵南陌路。眼中唯見北山雲。
後殿牡丹未開

紅襟未開如婉婉。紫囊猶結想芳菲。此花似欲留人住。山鳥無端勸我歸。
春日

柴門照水見青苔。春遶花枝漫漫開。路遠遊人行不到。日長啼鳥去還來。
寄韓持國

淥遶宮城漫漫流。鵝黃小蝶弄春柔。問知公子朝陵去。歸得花時却自愁。

答韓持國

知公尙憶洛城中。醉裏穿花滿袖風。花亦有知還有恨。今爲紅藥主人翁。
出城

慣作野人多野興。欲爲時用少時材。出城偶與沙塵背。轉覺谿山入眼來。

涿州

涿州沙上望桑乾。鞍馬春風特地寒。萬里如今持漢節。却尋此路使呼韓。

出塞

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淚落。濛濛吹濕漢衣冠。

入塞

荒雲涼雨水悠悠。鞍馬東西鼓吹休。尙有燕人數行淚。回身却望塞南流。

書汜水關寺壁

汜水溝溝楚漢間。跳兵走馬百重山。如何咫尺商於地。便有園公綺季閑。

題北山隱居王閑叟壁

荒村日午未開門。雨後餘花滿地存。舉世位能旌隱逸。誰人知道是王孫。

和惠思歲二日二絕

懶讀書來已數年。從人嘲我腹便便。爲嫌歸舍兒童話。故就僧房借榻眠。

二

沙磧藏春未放來。荒庭終日守陳芟。遙憐草色裙腰綠。湖寺西南一徑開。

赴召道中

海氣冥冥漲楚氛。汀洲回薄水橫分。青松十里鍾山路。祇隔西南一片雲。

江東召歸

昨日君恩悞賜環。歸腸一夜繞鍾山。雖然眷戀明時祿。羞見琅邪有邴丹。

平甫如通州寄之

北山搖落人嶢嶢。想見揚帆出廣陵。平世自無憂國事。求田應不忤陳登。

寄顯道

舟約刀頭止歲前。故人專使手書傳。出門江口問消息。極目寒沙空渺然。

和平父寄道光法師

欲見道人非一朝。杖藜無路到青霄。千巖萬壑排風雨。想對銅鑪柏子燒。

三品石

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爲當年不與謀。

和崔公度家風琴八首

屋山終日信飄飄。似與幽人破寂寥。爲有機心須強聒。直教懸解始聲消。

二

簾幕無風起沈寥。誰悲精鐵任飄飄。隨商應角知無意。不待歌成韻已消。

三

萬物能鳴爲不平。世間歌哭兩營營。君知此物心何欲。自信天機自有聲。

四

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響行營。如何清世容高臥。翻作幽窗枕上聲。

五

南風屋角響蕭蕭。白日簾垂坐寂寥。愛此宮商有真意。與君傾耳盡今朝。

六

風來風去豈嘗要。隨分鏗鏘與寂寥。不似人間古鍾磬。從來文飾到今朝。

七

繫身高處本無心。萬竅鳴時有玉音。欲作鑊耶爲物使。知君能笑不祥金。

八

疏鐵簷間挂作琴。清風纔到遽成音。伊人欲問無真意。向道從來不博金。

送陳靖中舍歸武陵

知君欲上武陵溪。水自東流人自西。到日桃花應已謝。想君應不爲花迷。

北山

剝木爲舟數丈餘。臥看風月映芙蕖。清香一陣渾無暑。時有驚槎躍出魚。

適意

一燈相伴十餘年。舊事陳言知幾編。到了不如無累後。困來顛倒枕書眠。

辱井

結綺臨春草一丘。尙殘宮井戒千秋。奢淫自是前王恥。不到龍沈亦可羞。

題金沙

海棠開後數金沙。高架層層吐絳葩。咫尺西城無力到。不知誰賞魏家花。

夜聞流水

千丈崩奔落石碕。秋聲散入夜雲悲。州橋月下聞流水。不忘鍾山獨宿時。

詠月三首

寒光乍洗山川瑩。清影遙分草樹纖。萬里更無雲物動。中天只有兔隨蟾。

二

江海清明上下兼。碧天遙見一毫纖。此時只欲浮雲盡。窟穴何妨有兔蟾。

三

一片清光萬里兼。幾回圓極又纖纖。君看出沒非無意。豈爲辛勤養玉蟾。

卷三十二

律詩 七言絕句

次韻杏花三首

只愁風雨劫春回。怕見枝頭爛熳開。野鳥不知人意緒。啄教零亂點蒼苔。

二

心憐紅蕊與移栽。不惜年年糞壤培。風雨無時誰會得。欲教零亂強催開。

三

看時高艷先驚眼。折處幽香易滿懷。野女強簪看亦醜。少教憔悴逐荆釵。

杏園卽事

蟠桃移種杏園初。紅抹燕脂嫩臉蘇。聞道飄零落人世。清香得似舊時無。

宋城道中

都城花木久知春。北路餘寒尙中人。宿草連雲青未得。東風無賴只驚塵。

對客

窗壁風回午枕涼。清談相對一胡牀。心知帝力同天地。能使人間白日長。

愍儒坑

智力區區不爲身。欲將何力助強秦。只應埋沒千秋後。更足詩書發冢人。

遇雪

定知花發是歸期。不奈歸心日日歸。風雪豈知行客恨。向人更作落花飛。

殊勝淵師八十餘。因見訪問之近來。如何答曰隨緣而已。至示寂作是詩。

寄託荒山鬼與鄰。一生黃卷不離身。百年薪盡隨緣去。莫學緇郎更誤人。

懷舊

吹破春冰水放光。山花澗草百般香。身閑處處堪行樂。何事低徊兩鬢霜。

訪隱者

童子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著殘碁。先生醉臥落花裏。春去人間總不知。

海棠花

綠驕隱約眉輕掃。紅嫩妖饒臉薄妝。巧筆寫傳功未盡。清才吟詠興何長。

證聖寺杏接梅花未開

紅蕊曾遊此地來。青青今見數枝梅。只應尙有嬌春意。不肯凌寒取次開。

雜詠五首

勳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煙中漠漠江南岸。更與家人一少留。

二

白頭重到太寧宮。玉珮瓊琚在眼中。歌舞可憐人暗換。花開花落幾春風。

三

朝陽映屋擁書眠。夢想鍾山一慨然。投老安能長忍垢。曾當歸此濯寒泉。

四

烏石岡頭躑躅紅。東江柳色漲春風。物華人意曾相值。永日留連草莽中。

五

小雨蕭蕭潤水亭。花風颭颭破浮萍。看花聽竹心無事。風竹聲中作醉醒。

書陳祈兄弟屋壁

千里歸來倦宦身。欲尋田宅豫求鄰。能將孝友傳家世。鄉邑如君更幾人。

郊行

柔桑採盡綠陰稀。蘆箔蠶成密繭肥。聊向村家問風俗。如何勤苦尙凶飢。

破冢二首

埋沒殘碑草自春。旋風時出地中塵。蟠間夜半分珠玉。猶是當時乞祭人。

二

殘棹穿來欲幾春。蕭蕭長草沒騏驎。蟠間或有樵蘇客。未必他年醉飽人。

題景德寺試院壁 至和三年八月十日。

屋東瓜蔓已扶疎。小石藍花破萼初。從此到寒能幾日。風沙還見一年除。

金陵報恩大師西堂方丈二首

簷花映日午風薰。時有黃鸝隔竹聞。香爇一爐春睡足。上方車馬正紛紛。

二

蕭蕭出屋千竿玉。靄靄當牕一炷雲。心力長年人事外。種花移石尙殷勤。

題正覺院籊龍軒二首

北軒名字經平子。愛此吾能爲賦詩。山雨江風一披拂。籊龍還自有吟時。

二

仙事茫茫不可知。籊龍空此見孫枝。壺中若有閑天地。何苦歸來問葛陂。

相州古瓦硯

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尙託聲名動世人。

望夫石

雲鬢煙鬟與誰期。一去天邊更不歸。還似九疑山下女。千秋長望舜裳衣。

山前

山前溪水漲潺潺。山後雲埋不見山。不趁雨來耕水際。卽穿雲去臥山間。

江雨

冥冥江雨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遶北山雲。

揚子二首

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當時薦口終虛語。賦擬相如却未工。

二

道真沉溺九流渾。獨泝頽波討得源。歲晚強顏天祿閣。祇將奇字與人言。

獨臥二首

誰有勦擾不自操。可憐園地滿蓬蒿。欲尋春物無蹊徑。獨臥南牀白日高。
一作日自高。

二

茅簷午影轉悠悠。門閉青苔水亂流。百轉黃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牆頭。

孟子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商鞅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蘇秦

已分將身死勢權。惡名磨滅幾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後。却悔初無二頃田。

范睢

范睢相秦傾九州。一言立斷魏齊頭。世間禍故不可忽。簀中死屍能報讎。

張良

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一作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

曹參

束髮河山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箸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

韓信

貧賤侵凌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

伯牙

十載朱弦無此悲。欲彈孤絕鬼神疑。故人捨我閉黃壤。流水高山心自知。

范增二首

中原秦鹿待新羈。力戰紛紛此一時。有道弔民天卽助。不知何用牧羊兒。

二

鄴人七十漫多奇。爲漢毆民了不知。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

賈生

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兩生

兩生才器亦超羣。黑白何勞強自分。好與騎奴同一處。此時俱事衛將軍。

謝安

謝公才業自超羣。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

世上

范蠡五湖收遠迹。管寧滄海寄餘生。可憐世上風波惡。最有仁賢不敢行。

讀後漢書

鋼黨紛紛果是非。當時高士見精微。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

讀蜀志

千載紛紛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

讀唐書

志士無時亦少成。中才隨世就功名。并汾諸子何爲者。坐與文皇立太平。

讀開成事

窵罔紛紛不爲明。有心天下共無成。空令執筆螭頭者。日記君臣口舌爭。

別和甫赴南徐

都城落日馬蕭蕭。雨壓春風暗柳條。天際歸艎那可望。只將心寄海門潮。

寄茶與和甫

綵絳縫囊海上舟。月團蒼潤紫煙浮。集英殿裏春風晚。分到并門想麥秋。

寄茶與平甫

碧月團團墮九天。封題寄與洛中仙。石樓試水宜頻啜。金谷看花莫漫煎。

戲長安嶺石

附巘憑崖豈易躋。無心應合與雲齊。橫身勢欲填滄海。肯爲行人惜馬蹄。

代答

破車傷馬亦天成。所託雖高豈自營。四海不無容足地。行人何事此中行。

促織

金屏翠幔與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絲。

臘享

明星慘澹月參差。萬竅含風各自悲。人散廟門燈火盡。却尋殘夢獨多時。

卷三十三

律詩 七言絕句

杏花

垂楊一徑紫苔封。人語蕭蕭院落中。獨有杏花如喚客。倚牆斜日數枝紅。

城東寺菊

黃花漠漠弄秋暉。無數蜜蜂花上飛。不忍獨醒孤爾去。慙慙爲折一枝歸。

拒霜花

落盡羣花獨自芳。紅英渾欲拒嚴霜。開元天子千秋節。戚里人家承露囊。

燕

處處定知秋後別。年年長向社前逢。行藏自欲追時節。豈是人間不見容。

吐綬雞

樊籠寄食老低摧。組麗深藏肯自媒。天日清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驚猜。

黃鸝

野花吹盡竹娟娟。尚有黃鸝最可憐。姪姪不知緣底事。背人飛過北山前。

蝶

翅輕於粉薄於繒。長被花牽不自勝。若信莊周尙非我。豈能投死爲韓憑。

暮春

無限殘紅著地飛。谿頭煙樹翠相圍。楊花獨得東風意。相逐晴空去不歸。

真州東園作

十年歷遍人間事。却遶新花認故叢。南北此身知幾日。山川長在淚痕中。
過皖口

皖城西去百重山。陳迹今埋杳靄間。白髮行藏空自感。春風江水照衰顏。
發粟至石陂寺

暮水穿山近更賒。三更燃火飯僧家。乘田有秩難逃責。從事雖勤敢嘆嗟。
別皖口

浮煙漠漠細沙平。飛雨濺濺嫩水生。異日不知來照影。更添華髮幾千莖。
別潛皖二山

鄉壘新恩借舊朱。欲辭潛皖更躊躇。攢峯列岫應譏我。飽食窮年報禮虛。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

戴盆難與望天兼。自怪虛名亦自嫌。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
舟過長蘆

木落草搖洲渚昏。泊船深閉雨中門。回燈只欲尋歸夢。兒女紛紛強笑言。
金山三首

北楫南檣泊四垂。共憐金碧爛參差。孤根萬丈滄波底。除却蛟龍世不知。
二

波瀾蕩沃乾坤大。氣象包藏水石間。祗有此中宜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

三

天日蒼茫海氣深。一船西去此登臨。丹樓碧閣皆時事。只有江山古到今。

泊姚江

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青天照眼明。喚取仙人來住此。莫教辛苦上層城。

遊鍾山

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龍泉寺石井二首

山腰石有千年潤。海一作石眼泉無一日乾。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

二

人傳湫水未嘗枯。滿底蒼苔亂髮麤。四海旱多霖雨少。此中端有臥龍無。

興國樓上作

松篁不動翠相重。日射流塵四散紅。地上行人愁喝死。那知高處有清風。

別濼閣

一溪清瀉百山重。風物能留邴曼容。後夜肯思幽興極。月明孤影伴寒松。

杭州望湖樓回馬上作呈玉汝樂道

水光山氣碧浮浮。落日將歸又少留。從此祗應長入夢。夢中還與故人遊。
奉和景純十四丈三絕

二
身先諸老幹樞機。再見王門闔左扉。但恨東歸相值晚。豈知臨別更心違。

三
幾年相約在林丘。眼見京江更阻遊。遺我珠璣何以報。恨無瑤玉與公舟。

藏春花木望中迷。水複山長道阻躋。悵悵老年塵世累。無因重到武陵溪。
臨津

臨津豔豔花千樹。夾徑斜斜柳數行。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
汀沙

汀沙雪漫水溶溶。睡鴨殘蘆晻靄中。歸去北人多憶此。每家圖畫有屏風。
西山

西山映水碧潭潭。楚老長謠淚滿衫。但道使君留不得。那知肯更憶江南。
和文淑張氏女弟

天梯雲棧蜀山岑。下視嘉陵水萬尋。我得一舟江上去。恐君東望亦傷心。
春入

春入園林百草香。池塘冰散水生光。身閑是處堪攜手。何事低徊兩鬢霜。

暮春

芙蕖的歷抽新葉。苜蓿闌干放晚花。白下門東春已老。莫嗔楊柳可藏鴉。

烏江亭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弟今雖在。肯與君王卷土來。

漢武

壯士悲歌出塞頻。中原蕭瑟半無人。君王不負長陵約。直欲功成賞漢臣。

諸葛武侯

慟哭何顛爲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

望越亭

亂山千頃翠相圍。袞袞滄江去復歸。安得病身生羽翼。長隨沙鳥自由飛。

春日席上

十年流落負歸期。臨水登山各有思。今日樽前千萬恨。不堪頻唱鷓鴣辭。

句容道中

荒煙寒雨暮山重。草木冥冥但有風。二十四年三往返。一身多在百憂中。

晏望驛釋舟走信州

病起行山山更險。下窮溪谷上通天。乘高欲作東南望。青壁松杉滿我前。
祈澤寺見許堅題詩

藹藹春風入水村。森森喬木映朱門。高人遺蹟空佳句。誰識旌陽後世孫。
送陳景初陳善醫

慘淡淮山水墨秋。行人不飲奈離愁。藥囊直入長安市。誰識柴車載伯休。
巫峽

神女音容詎可求。青山回抱楚宮樓。朝朝暮暮空雲雨。不盡襄王萬古愁。
徐秀才園亭

茂松脩竹翠紛紛。正得山阿與水濱。笑傲一生雖自樂。有司還欲選方聞。
中茅峯石上徐錯篆字題名

百年風雨草苔昏。尚有當年墨法存。祇恐終隨嶧碑盡。西風吹燒滿秋原。
欲雪

天上雲驕未肯同。晚來雪意已填空。欲開新酒邀嘉客。更待天花落坐中。
上元夜戲作

馬頭乘輿尙誰先。曲巷橫街一一穿。盡道滿城無國豔。不知朱戶鎖嬋娟。
石竹花

春歸幽谷始成叢。地面芬敷淺淺紅。車馬不臨誰見賞。可憐亦解度春風。

黃花

四月揚州芍藥多。先時爲別苦風波。還家忽忽驚秋色。獨見黃花出短莎。

木芙蓉

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染燕脂色未濃。正似美人初醉着。強擡青鏡欲妝慵。

精衛

帝子銜冤久未平。區區微意欲何成。情知木石無云補。待見桑田幾變更。

戲贈育王虛白長老

白雲山頂病禪師。昔日公卿各贈詩。行盡四方年八十。却歸荒寺有誰知。

黃河

派出崑崙五色流。一支黃濁貫中州。吹沙走浪幾千里。轉側屋閭無處求。

東江

東江木落水分洪。伐盡黃蘆洲渚空。南澗夕陽煙自起。西山漠漠有無中。

北望

欲望淮南更白頭。杖藜蕭颯倚滄洲。可憐新月爲誰好。無數晚山相對愁。

驪山

六籍燃除土不磨。驪山如此盜兵何。五陵珠玉歸人世。却爲詩書發冢多。
縣舍西亭二首

山根移竹水邊栽。已見新篁破嫩苔。可惜主人官便滿。無因長向此徘徊。
二

主人將去菊初栽。落盡黃花去却迴。到得明年官又滿。不知誰見此花開。
鐵幢浦

憶昨初爲海上行。日斜來往看潮生。如今身是西歸去。迴首山川覺有情。
臨吳亭作

補穿葺漏僅區區。志義殊嗟士大夫。欲致太平非一日。謾勞使者報新書。
蘇州道中順風

北風一夕阻東舟。清早飛帆落虎丘。運數本來無得喪。人生萬事不須謀。
卷三十四

律詩 七言絕句

送僧惠思歸錢塘

淥淨堂前湖水淥。歸時正復有荷花。花前亦見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松江

來時還似去時天。欲道來時已惘然。祇有松江橋下水。無情長送去來船。

秋
日

莫言草木未知秋。今日風雲已自愁。獨傍黃塵騎一馬。行看蕭索聽鸞鷗。

中
秋
夕
寄
平
甫
諸
弟

浮雲吹盡數秋毫。燭燭金波滿滿醪。千里得君詩挑戰。夜壇誰敢將風騷。

靈山

靈山寧與世爲仇。斤斧侵凌自不休。水玉比來聞長價。市人無數起相讎。

荷
花

亭亭風露擁川坻。天放嬌嬈豈自知。一舸超然他日事。故應將爾當西施。

殘
菊

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攬得一枝猶好在。可憐公子惜花心。

竹
窗

竹窗紅苧兩三根。山色遙供水際門。只我近知牆下路。能將屐齒記苔痕。

出
定
力
院
作

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塵垢夢中身。慙慙爲解丁香結。放出枝間自在春。

寄育王大覺禪師

山木悲鳴水怒流。百蟲專夜思高秋。道人方丈應無夢。想復長吟擬慧休。
送僧遊天台

天台一萬六千丈。歲晏老僧攜錫歸。前程好景解吟否。密雪亂雲緘翠微。
次韻張仲通水軒

池雨含煙暝不收。草根長見水交流。愛君古錦囊中句。解道今秋似去秋。
送陳令

長谿流水碧潺潺。古木蒼藤暗兩山。把臂道人今在否。長官白首尙人間。
無錫寄正之

健席高檣送病身。亂山荒隴障歸津。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更幾人。
謾成

清時無路取封侯。病臥牛衣已數秋。日月不膠時易失。感今懷昔使人愁。
初晴

一抹明霞黯淡紅。瓦溝已見雪花融。前山未放曉寒散。猶鎖白雲三兩峯。
釣者

釣國平生豈有心。解甘身與世浮沈。應知渭水車中老。自是君王著意深。

將次鎮南

豫章江面朔風驚。浩蕩帆船破浪行。目送家山無幾許。千年空想蠅蚩聲。

出金陵

白石岡頭草木深。春風相與散衣襟。浮雲映郭留佳氣。飛鳥隨人作好音。

酬王微之

一雨迴飈助蓐收。炎曦不復畏金流。君家咫尺堪乘興。想岸烏紗對奕秋。

題玉炁亭

傳聞天下此埋壘。千古誰分僞與真。每向小庭風月夜。却疑山水有精神。

贈僧

紛紛擾擾十年間。世事何嘗不強顏。亦欲心如秋水靜。應須身似嶺雲閑。

嘲叔孫通

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繇蒞共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

和淨因有作

朝紅一片墮牕塵。禪客翛然感此辰。更覺城中芳意少。不如山野早知春。

張工部廟

使節紛紛下禁中。幾人曾到此城東。獨君遺像今如在。廟食真須德與功。

次韻和張仲通見寄三絕句

高山流水意無窮。三尺空絃膝上桐。默默此時誰會得。坐凭江閣看飛鴻。

二

收拾乾坤付一壺。世間無物直錙銖。醉鄉舊業拋來久。更欲因君稍問塗。

三

欹枕狂歌擊唾壺。直將軒冕等錙銖。醉鄉歧路君知否。不似人間足畏塗。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

百年難盡此身悲。眼入春風祗涕洟。花發烏啼皆有思。忍尋棠棣鵲鴿詩。

觀王氏雪圖

崔嵬相映雪重重。茅屋柴門在半峯。想有幽人遺世事。獨臨青峭倚長松。

韓子

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一本作默默誰令織道真。

宰嚭

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

郭解

籍交唯有不貲恩。漢法歸成棄市論。平日五陵多任俠。可能推刃報王孫。

古寺

寥寥蕭寺半遺基。遊客經年斷履綦。猶有齊梁舊時殿。塵昏金像雨昏碑。

越人以幕養花因遊其下二首

幕天無日地無塵。百紫千紅占得春。野草自花還自落。落時還有惜花人。

二

尚有殘紅已可悲。更憂回首祗空枝。莫嗟身世渾無事。睡過春風作惡時。

魚兒

遶岸車鳴水欲乾。魚兒相逐尙相歡。無人挈入滄江去。汝死那知世界寬。

離鄞至善江東望

村落蕭條夜氣生。側身東望一傷情。丹樓碧閣無處所。祗有谿山相照明。

信州迴車館中作二首

太白山根秋夜靜。亂泉深水遶牀鳴。病來空館聞風雨。恰似當年枕上聲。

二

山木漂搖臥弋陽。因思太白夜淋浪。西窗一榻芭蕉雨。一作芭蕉一枕西窗雨。復似當時水遶牀。

天童山溪上

溪水清漣樹老蒼。行穿溪樹踏春陽。溪深樹密無人處。唯有幽花渡水香。

鄆縣西亭

收功無路去無田。竊食窮城度兩年。更作世間兒女態。亂栽花竹養風煙。

寄和甫

水村悲喜拆書看。聞道并州九月寒。憶得此時花更好。舉家憐女不同盤。

寄伯兄

身留海上去何時。祇看春鴻北向飛。安得先生同一飲。蕨芽香嫩鱸魚肥。

別鄆女

行年三十已衰翁。滿眼憂傷祇自攻。今夜扁舟來訣汝。死生從此各西東。

真州馬上作

身隨飢馬日中行。眼入風沙困欲盲。心氣已勞形亦弊。自憐於世欲何營。

登飛來峯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讀漢功臣表

漢家分土建忠良。鐵券丹書信誓長。本待山河如帶礪。何緣菹醢賜侯王。

詠月

追隨落日盡還生。點綴浮雲暗又明。江有蛟龍山虎豹。清光雖在不堪行。

金山

怪祕陰靈與護持。重丹複碧煥參差。滄江見底應無日。萬丈孤根世不知。

疊翠亭

煙籠遠浦迷芳草。日照澄湖浸碧峯。幸有清樽堪酌酌。忍陪良友不從容。

默默

默默長年有所思。世間談笑強追隨。蒼髯欲出朱顏謝。更覺求田問舍遲。

達本

未能達本且歸根。真照無知豈待言。枯木巖前猶失路。那堪春入武陵源。

寓言二首

太虛無實可追尋。葉落松枝謾古今。若見桃花生聖解。不疑還自有疑心。

二

本來無物使人疑。却爲參禪買得癡。聞道無情能說法。面牆終日妄尋思。

偶書

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

揚子

千古雄文造聖真。眇然幽思入無倫。他年未免投天祿。虛爲新都著劇秦。

讀維摩經有感

身如泡沫亦如風。刀割香塗共一空。宴坐世間觀此理。維摩雖病有神通。

春日卽事

池北池南春水生。桃花深處好閑行。細思擾擾夢中事。何用悠悠身後名。

贈安太師

獨龍岡北第三峯。逋客歸來老更慵。敗屋數椽青繚繞。冷雲深處不聞鐘。

送李生白華巖修道

白華巖主是金僊。假作山僧學道禪。珍重此行吾不及。爲傳消息結因緣。

寄道光大師

秋雨漫漫夜復朝。可嗟蔀屋望重霄。遙知宴坐無餘念。萬事都從劫火燒。

示報寧長老

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新營棗棧我檀越。曾悟布毛誰比丘。

紅梨

紅梨無葉庇花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尙橫陳。

鷗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驢二首

力侔龍象或難堪。脣比仙人亦未慚。臨路長鳴有真意。盤山弟子欠同參。

二

雖得康莊亦好還。每逢溝壑便知難。由來此物非他物。莫道何曾似仰山。

卷三十五

挽辭

仁宗皇帝挽辭四首

去序三朝聖。行崩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最長年。仁育齊高厚。哀思罄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二

馮几微言絕。羣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陛。縞素九重圍。天上仙遊遠。宮中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三

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游。遽然虛玉座。不復望珠旒。待旦移巾幘。饗人改膳羞。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四

同軌羣方至。因山十月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帳殿流蘇卷。鈴歌薤露哀。宮中垂曉輶。西去不更回。

英宗皇帝挽辭二首

御氣方尊極。乘雲已次寥。衣冠萬國會。陵寢百神朝。夏鼎傳歸啓。虞羹想見堯。誰當授椽筆。論德在瓊瑤。

二

玉册上鴻名。猶殘警蹕聲。忽辭千歲祝。虛卜五年征。羽衛悲哀送。山陵指顧成。謳歌歸聖子。世孝在持盈。

神宗皇帝挽辭二首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俊乂盡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啓。欽念禹功修。

二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龍蟄。金寒鴈鶩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慈聖光獻皇后挽辭二首

國賴姜任盛。門歸馬鄧高。關雎求窈窕。卷耳念勤勞。聖淑才難擬。休明運繼遭。岡原今獻卜。帷辰正攀號。

二

塗山女德茂。京室母才難。具美多前志。餘光永後觀。遺衣遷館御。祖載出宮敢。終始神孫孝。長留萬國歡。

正肅吳公挽辭三首 公嘗舉賢良。終河南守。葬鄭。子舉進士時公知舉。

從容邊塞議。慷慨廟堂爭。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搢紳終倚賴。贈襚極哀榮。豈慕公孫貴。平生學董生。

二

應世文章手。宜民政事才。朝多側目忌。士有拊心哀。書蠹平生簡。香寒後夜灰。悠悠國西路。空得葬車回。

三

昔繼吳公治。今從子產遊。里門無舊客。鄉國有新丘。謀讓裨謚遠。文歸賈誼優。此時辜怨寵。西望涕空流。

文元賈公挽辭二首

功名烜赫在三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服早紆丞相紱。戎冠再插侍中貂。開倉六塔流人復。出甲甘陵叛黨銷。東第祗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二

銘旌蕭颯九秋風。薤露悲歌落月中。華屋幾人思賈傅。佳城今日閉滕公。名垂竹帛書勳在。神寄丹青審象同。天上貂蟬曾夢賜。歸魂應佩紫陽宮。

元獻晏公挽辭三首

文章晉康樂。經術漢公孫。舊秩疑丞貴。前功保傅尊。傳呼猶在耳。會哭已填門。蕭瑟城南路。鳴笳上九原。

二

終賈年方妙。蕭曹地已親。優游太平日。密勿老成人。抗論辭多祕。賡歌迹已陳。功名千載下。不負漢庭臣。

三

感會真奇遇。飛揚獨妙齡。他年西餞日。此夜上騎星。宿惠留藩屏。餘忠在禁庭。音容無處所。髣髴寄丹青。

忠獻韓公挽辭二首

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幹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上一作繼天衢。鋤耨萬里山無盜。袞繡三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露盡。但留陳迹在龜趺。

二
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

正憲吳公挽辭

丙魏雖遭漢道昌。豈如公出值虞唐。秀鍾舊國山川氣。榮附中天日月光。更化事功參虎變。贊元時序得金穰。傷心鼓吹城南陌。回首新阡柏一行。

孫威敏公挽辭

功名一世事。興廢豈人謀。重爲蒼生起。終隨逝水流。淒涼歸部曲。零落掩山丘。許國言猶在。姦諛可使羞。崇禧給事同年馬兄挽辭二首

慶歷公偕起。元豐我獨傷。兩楹終昔夢。五鼎繼前喪。薰歇曾攀桂。甘留所憩棠。素風知不墜。能世有諸郎。

二

藏室亡三篋。得之公最多。露晞當晚景。川逝作前波。惠寄輿人誦。悲傳挽者歌。竹西攜手處。清淚邈山河。

陳動之祕丞挽辭二首

年高漢賈誼。官過楚荀卿。望古君無憾。論今我未平。有風吹畫翬。無日照佳城。空復文章在。流傳世上名。

二

人間三十六。追逐孔鸞飛。似欲來爲瑞。如何去不歸。琴樽已寂寞。筆墨尙光輝。空復平生友。西華豈易依。

贈工部侍郎鄭公挽辭

地蟠江漢久知靈。通德門中見老成。南去伏波推將略。北來光祿擅詩名。密章贈襪連三組。畫纛喪車載一旌。陰德故應多後福。可能生子但升卿。

致仕虞部曲江譚君挽辭

同時獻賦久無人。握手悲歡迹已陳。它日白衣霄漢志。暮年朱紱水雲身。虛容劍几今長夜。小隱山林祗舊春。豈惜埋辭追往事。齒衰才盡獨傷神。

馬玘大夫挽辭

冠蓋青門道。知君自少時。從容他日喜。奄忽暮年悲。江月明丹旆。湖風冷總帷。音容雖可想。材力竟何施。

宋中道挽辭

文史傳家學。聲名動帝除。蘭堂空作賦。金匱不讎書。勝事悲疇昔。清談想緒餘。吹簫索上去。歸國有魂車。

王中甫學士挽辭

同學金陵最少年。奏書曾用牘三千。盛名非復居人後。壯歲如何棄我先。種橘園林無舊業。採蘋洲渚有新篇。赫山東路春風綠。埋沒誰知太守阡。

王逢原挽辭

蒿里競何在。死生從此分。謾傳仙掌籍。誰見鬼修文。蔡琰能傳業。侯芭爲起墳。傷心北風路。吹淚濕江雲。

葛興祖挽辭

憶隨諸彥附青雲。場屋聲名看出羣。孫寶暮年猶主簿。卜商今日更修文。山川凜凜平生氣。草木蕭蕭數尺墳。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

河中使君修撰陸公挽辭三首

文采機雲後。知名實妙年。銀鉤工壯麗。金薤富清妍。批鳳多新貴。凭熊數外遷。空令猗氏監。遺愛有良田。

二

皖城初得故人詩。歎息龍媒腕壯時。太史滯留終不偶。中郎制作遂無施。二千石祿今何有。四十車書昔漫知。海曲冷雲埋拱木。延州空挂暮年悲。

三

前旌一幅粉書名。行路知君亦涕零。遂失詞人空甫里。謾留悲鶴老華亭。主張壽祿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歸處仙龕終不遠。新墳東見海山青。

王子直挽辭

多才自合至公卿。豈料青衫困一生。太史有書能敘事。子雲於世不微名。丘墳慘淡箕山綠。門巷蕭條穎水清。握手笑言如昨日。白頭東望一傷情。

孫君挽辭名適

喪車上新壟。哀挽轉空山。名與碑長在。魂隨帛暫還。無兒漫黃卷。有母亦朱顏。俛仰平生事。相看一夢間。處士葛君挽辭

楚人黃歇地。晉代葛洪家。特擅山川秀。相承黻冕華。猗君有清尚。於世不雍夸。令子能傳業。流光未可涯。

永壽縣太君周氏挽辭二首 鄧忠臣母

永壽開新邑。長沙返舊塋。金葩冷鈿軸。粉字暗銘旌。薤久露難濕。蘭餘風尚清。慶鍾知有在。令子合升卿。

二

子引金閨籍。身開石窅封。靈輜悲吉路。象服儼虛容。楚挽雖多相。萊衣不更縫。誰知逝川底。劍自喜相逢。

致仕邵少卿挽辭二首

謝眺城中守。梁鴻基下歸。素車馳吉路。丹旆卷寒輝。撫几虛容在。瞻圖實貌非。無因置一酌。空此嘆長違。

二

杯酒邗溝上。紛紛已十年。音容常想見。風跡每流傳。老去元卿位。新開太守阡。慶門當更大。子弟固多賢。

葛郎中挽辭二首

卷卷總帷輕。空堂晝哭聲。衣冠遺故物。杯案若平生。白馬有悲送。赤車非古行。低徊九原日。光景在銘旌。

二

蠻荆長往地。湖海獨歸時。旅襯蛟龍護。銘旌鴈鷺隨。此生要有盡。何物告無期。一片幽堂石。公知我不欺。

悼王致處士

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老妻稻下分遺秉。弱子松間拾墮樵。豈有聲名高後世。遂無饘粥永今朝。窮魂散漫知何處。甬水東西不可招。

蘇才翁挽辭二首

空餘一丹旆。無復兩朱轡。寂寞蒜山渡。陂陀京口原。音容歸繪畫。才業付兒孫。尙有故人淚。滄江相與翻。

二

翰墨隨談嘯。風流在弟兄。浮名同逆旅。壯志負平生。使節何年去。喪車故老迎。悠悠京口外。落日照銘旌。

悼慧休

休公遂不起。難料復難忘。玉骨隨薪盡。空留一分香。

卷三十六

集句 古律詩

送吳顯道五首

五湖大浪如銀山。問君西遊何當還。以手撫膺坐長歎。空手無金行路難。丈夫意有在。吾徒且加餐。屏風九疊雲錦張。千峯如連環。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可望不可攀。飛空結樓臺。動影褻窕冲融間。沛然乘天遊。下看塵世悲人寰。泊舟潯陽郭。去去翔寥廓。吾今幸未成老翁。衰老不復如今樂。

二

滕王高閣臨江渚。東邊日出西邊雨。十五年前此會同。天際張帷列樽俎。公今此去何時歸。我今停杯一問之。春風兩岸水楊柳。昔日青青今在否。偶向東湖更向東。杏花兩株能白紅。落拓舊遊應記得。插花走

馬月明中荏苒荏苒瞻西海。明年花開復誰在。杏花楊柳年年好。南去北來人自老。少壯幾時奈老何。與君把箸擊盤歌。歌罷仰天歎。六龍忽蹉跎。眼中了了見鄉國。自是不歸歸便得。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應識。

三

臨川樓上柅園中。羅幃繡幕圍香風。舳舻一棹百分空。看朱成碧顏始紅。杏花楊柳年年好。南去北來人自老。舊事無人可共論。惟君與我同懷抱。

四

忽憶舊鄉頭已白。牙齒欲落真可惜。臨江把臂難再得。江水江花豈終極。

五

百年多病獨登臺。知有歸日眉放開。功名富貴何足道。且賦淵明歸去來。

送吳顯道南歸

君不見蔡澤栖遲世看醜。豪氣英風亦何有。忽然變軒昂。盛事傳不朽。君今幸未成老翁。二十八宿羅心胸。何不上書自薦達。封侯起第一日中。秋月春風等閑度。山中舊宅無人住。宅中青桑葉宛宛。澗水流過田中路。遙知楊柳是門處。萬里蒼蒼煙水暮。我欲尋之不憚遠。君又暫來還徑去。紅亭驛路掛城頭。憶君祗欲苦死留。天際張帷列罇俎。君歌聲酸辭且苦。人生憔悴生理難。使人聽此凋朱顏。勸君更盡一杯酒。

明日路長山復山。

送劉貢甫謫官衡陽

劉郎劉郎莫先起。遇酒當歌且歡喜。船頭朝轉暮千里。眼中之人吾老矣。九疑聯緜皆相似。負雪崔嵬插花裏。萬里衡陽鴈尋常到此迴。行逢二三月。好與鴈同來。鴈來人不來。如何不飲令心哀。莫厭瀟湘少人處。謫官罇俎定常開。

贈寶覺并序

予始與寶覺相識於京師。因與俱東。後以翰林學士召。會宿金山一昔。今復見之。聞化城閣甚壯麗。可登眺。思往遊焉。故賦是詩。

大師京國舊。興趣江湖迴。往與惠詢輩。一宿金山頂。懷哉若留戀。王事有朝請。別來能幾時。浮念劇含梗。今朝忽相見。眸子清炯炯。夜闌接軟語。令人發深省。化城出天半。遠色有諸嶺。白首對汀州。猶思理煙艇。

金山寺

招提憑高岡。四面斷行旅。勝地猶在險。浮梁裏相拄。大江當我前。颯灑翠綃舞。通流與廚會。甘美勝牛乳。扣欄出鼉鼉。幽姿可時覩。夜深殿突兀。太微凝帝宇。壁立兩崖對。迢迢隔雲雨。天流賸得月。月落聞津鼓。夜風一何喧。大舶夾雙艣。顛沉在須臾。我自檝迎汝。始知像教力。但度無所苦。憶昨狼狽初。只見石與土。榮華一朝盡。土梗空俯僂。人事隨轉燭。蒼茫竟誰主。咄嗟檀施開。繡楹盤萬礎。高閣切星辰。新秋照牛女。湯休起我病。轉上青天去。攝身凌蒼霞。同凭朱欄語。我歌爾其聆。幽憤得一吐。誰言張處士。雄筆映千古。

化城閣

會宮憑風回。兩岸聞鐘聲。百里見秋毫。一作鑿翠開戶牖。構雲有高營。化城若化出。仰攀日月行。俛視大江奔。衆山遙相迎。一作茫茫與天平。大江蟠嵌根。旋流一作回波。自成浪。却略羅翠屏。秀色各異狀。楞伽海中山。迴一作杳。出霄漢上。中有不死庭。天龍盡回向。惜哉不得往。側坐渺難望。擁掩難恕宥。一作登茲。驟百憂。意欲鏟壘障。登臨獨無語。一望一悵悵。一本無此二句。忽憶少年時。孤嶼坐題詩。空懷焉能果。唯有故人知。

明妃曲

我本漢家子。早入深宮裏。遠嫁單于國。憔悴無復理。穹廬爲室旃。爲牆胡塵暗。天道路長。去住彼此無消息。明明漢月空相識。死生難有却回身。不忍回看舊寫真。玉顏不是黃金少。愛把丹青錯畫人。朝爲漢宮妃。暮作胡地妾。一作今日漢宮妃。明朝胡地妾。獨留青塚向黃昏。顏色如花命如葉。

懷元度四首

秋水纔深四五尺。扁舟斗轉疾於飛。可憐物色阻攜手。正是歸時君不歸。

二

舍南舍北皆春水。恰似蒲萄初醖醅。不見祕書心若失。百年多病獨登臺。

三

思君攜手安能得。上盡重城更上樓。時獨看雲淚橫臆。長安不見使人愁。

四

自君之出矣。何其挂懷抱。孤坐屢窮辰。山林跡如掃。數枝石榴發。豈無一時好。不可持寄君。思君令人老。
招元度

早知皆一作身。是自拘囚。年少因何一作何因。有旅愁。自是不歸歸。使得陸乘肩輿。一作籃輿。水乘舟。

示黃吉甫

三山半落青天外。勢比凌歊宋武臺。塵世難逢開口笑。生前相遇且銜杯。

送張明甫

觥船一棹百分空。十五年前此會同。南去北來人自老。桃花依舊笑春風。

贈張軒民贊善

潮打空城寂寞迴。百年多病獨登臺。誰人得似張公子。有底忙時不肯來。

望之將行

江涵秋景鴈初飛。沙尾長檣發漸稀。惆悵無因見范蠡。夕陽長送釣船歸。

招葉致遠

山桃野杏兩三栽。嫩葉一作藥。商量細細開。最是一年春好處。明朝有意抱琴來。

獨行

朱顏日夜一作漸。不如故。深感杏花相映紅。盡日獨行春色裏。醉吟誰肯伴衰翁。

江口

六朝文物草連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江上晚來堪畫處。參差煙樹五湖東。

戲贈湛源

恰有三百青銅錢。憑君爲算小行年。坐中亦有江南客。自斷此生休問天。

與北山道人

可惜昂藏一丈夫。生來不讀半行書。子雲識字終投閣。幸是元無免破除。

梅花

白玉堂前一樹梅。爲誰零落爲誰開。唯有春風最相惜。一年一度一歸來。

卽事五首

漸老逢春能幾回。蓬門今始爲君開。莫嫌野外無供給。更向花前把一杯。

二

一樹籠鬆玉刻成。遊蜂多思正經營。攀枝弄雪時回顧。還繞櫻桃樹下行。

三

幽棲地僻經過少。鍾梵聲中掩竹門。唯有多情枝上雪。暗香浮動月黃昏。

四

遮莫鄰雞下五更。願爲閑客此閑行。欲知前面花多少。顛倒青苔落絳英。

五

春光冉冉歸何處。細雨斜風作夜寒。猶有數葩紅好口。老年花似霧中看。

春風

春風吹園雜花開。青天露坐始此迴。一杯一杯復一杯。笑言溢口何歡哈。古人白骨生青苔。我獨不飲何爲哉。何時出得禁酒國。壘麴便築糟丘臺。

春雪

春雪墮如筴。渾家醉不知。泥留虎鬪跡。愁殺路傍兒。

花下

花下一壺酒。定將誰舉杯。雪英飛落近。疑是故人來。

春山

春山春水流。曲折方屢渡。荒乘不知疲。行到水窮處。依然舊童子。要予竹西去。歸時始覺遠。草蔓已多露。

金陵懷古

六代豪華空處所。金陵王氣漠然收。煙濃草遠望不盡。物換星移度幾秋。至竟江山誰是主。卻因歌舞破除休。我來不見當時事。上盡重城更上樓。

沈坦之將歸溧陽值雨留吾廬久之三首

天雨蕭蕭滯茅屋。冷猿秋鴈不勝悲。牀牀屋漏無乾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二

簷雨亂淋幔。風悲蘭杜秋。相看更促膝。人老自多愁。

三

片雲頭上黑。浙浙野風秋。室婦歎鳴鶴。分爲兩地愁。

示蔡天啓三首

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鉤。銛鋒瑩鵬鷲。價重百硨磲。脫身事幽討。禪龕只晏如。劃然變軒昂。慎勿學哥舒。

二

蔡子勇成癖。劍可萬人敵。讀書百紙過。穎銳物不隔。開口取將相。志氣方自得。偃仄何偃仄。未見有一獲。蕭條兩翅蓬蒿下。未能生彼升天翼。焉能學堂上燕。絢練新羽翮。

三

身着青衫騎惡馬。日馳三百尙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卻是君王未備知。

烝然來思 并序

烝然來思送程公也。公來以薨麋饋我。我飲餞之。宿西水滸。故作是詩。

念我獨兮。亦莫我顧。烝然來思。程伯休父。我有旨酒。爾殽伊脯。酌言醻之。式歌且舞。不留不處。適彼樂土。言秣其馬。率西水滸。有客宿宿。于時語語。山有橋松。江有渚式。遄其歸不。我與作此好歌。唱予和女。

示楊德逢

我行其野。春日遲遲。有苑者柳。在水之湄。有鳴倉庚。豈曰不時。求其友聲。頡之頡之。嗟我懷人。何日忘之。

六日不詹。方何爲期。期逝不至。我心西悲。跂予望之。其室則邇。一者之來。我心則喜。我之懷矣。升彼虛矣。愛而不見。云何吁矣。

示道光及安太師

春日載陽。陟彼高岡。樂彼之園。維水泱泱。維筍及蒲。旣生旣育。揜飛維鳥。集於灌木。嚶其鳴矣。亂我心曲。有懷二人在彼空谷。旣往旣來。獨寐寤宿。陟則在巖。或降于阿。瞻望弗及。傷如之何。

老人行

老人低心逐年少。年少還爲老人調。兩家挾詐自相欺。四海傷眞誰復誚。翻手作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古來人事已如此。今日何須論久要。

離昇州作

相看不忍發。慘澹暮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

倉頡

倉頡造書不詰自明。於乎多言。祗誤後生。

卷三十七

集句

胡笳十八拍十八首

中郎有女能傳業。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一生抱恨常咨嗟。良人持戟明光裏。所慕靈妃媿簫史。空房寂寞施總帷。棄我不待白頭時。

二

天不仁兮降亂離。嗟余去此其從誰。自胡之反持干戈。翠蕤雲旂相蕩摩。流星白羽腰間插。疊鼓遙翻瀚海波。一門骨肉散百草。安得無淚如黃河。

三

身執略兮入西關。關山阻脩兮行路難。水頭宿兮草頭坐。在野只教心膽破。更鞦韆鞍教走馬。玉骨瘦來無一把。幾迴拋鞚抱鞍橋。往往驚墮馬蹏下。

四

漢家公主出和親。御廚絡繹送八珍。明妃初嫁與胡時。一生衣服盡隨身。眼長看地不稱意。同是天涯淪落人。我今一食日還併。短衣數挽不掩脛。乃知貧賤別更苦。安得康強保天性。

五

十三學得琵琶成。繡幕重重卷畫屏。一見郎來雙眼明。勸我酤酒花前傾。齊言此夕樂未央。豈知此聲能斷腸。如今正南看北斗。言語傳情不如手。低眉信手續續彈。彈看飛鴻勸胡酒。

六

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月下長吟久不歸。當時還見鴈南飛。彎弓射飛無遠近。青塚路邊南

鴈盡兩處音塵從此絕。唯向東西望明月。

七

明明漢月當相識。道路只今多擁隔。去住彼此無消息。時獨看雲淚橫臆。豺狼喜怒難姑息。自倚紅顏能騎射。千言萬語無人會。漫倚文章真末策。

八

死生難有卻回身。不忍重看舊寫真。暮去朝來顏色改。四時天氣總愁人。東風漫漫吹桃李。盡日獨行春色裏。自經喪亂少睡眠。鶯飛燕語長悄然。

九

柳絮已將春去遠。攀條弄芳畏晡晚。憂患衆兮歡樂鮮。一去可憐終不返。日夕思歸不得歸。山川滿目淚沾衣。萼萼苑裏西風起。歎息人間萬事非。

十

寒聲一夜傳刁斗。雲雪埋山蒼兕吼。詩成吟詠轉淒涼。不如獨坐空搔首。漫漫胡天叫不聞。胡人高鼻動成羣。寒盡春生洛陽殿。回首何時復來見。

十一

晚來幽獨恐傷神。唯見沙蓬水柳春。破除萬事無過酒。虜酒千盃不醉人。含情欲說更無語。一生長恨奈何許。饑對酪肉兮不能餐。強來前帳臨歌舞。

十二

歸來展轉到五更。起看北斗天未明。秦人一作家築城備胡處。擾擾唯有牛羊聲。萬里飛蓬映天過。風吹漢地衣裳破。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

十三

自斷此生休問天。生得胡兒擬棄捐。一始扶牀一初坐。抱攜撫視皆可憐。寧一作誰知遠使問名姓。引袖拭淚悲且慶。悲莫悲於一作兮生別離。悲在君家留二一作兩兒。

十四

鞠之育之不羞恥。恩情亦各言其子。天寒日暮山谷裏。腸斷非關隴頭水。兒呼母兮嗥失聲。依然離別難爲情。灑血仰頭兮訴蒼蒼。知我如此兮不如無生。

十五

當時悔來歸。又恨洛陽宮殿焚燒盡。紛紛黎庶逐黃巾。心折此時無一寸。慟哭秋原何處村。千家今有百家存。爭持酒食來相饋。舊事無人可共論。

十六

此身飲罷無歸處。心懷百憂復千慮。天翻地覆誰得知。魏公垂淚嫁文姬。天涯憔悴身。託命於新人。念我出腹子。使我歎恨勞精神。新人新人聽我語。我所思兮在何所。母子分離兮意難任。死生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七

燕山雪花大如席。與兒洗面作光澤。恍然天地半夜白。閨中祇是空相憶。點注桃花舒小紅。與兒洗面作華容。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

十八

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我與兒兮各一方。憔悴看成兩鬢霜。如今豈無腰褭與驕驕。安得送我置汝傍。胡塵暗。天道路長。遂令再往之計墮眇芒。胡笳本出自胡中。此曲哀怨何時終。笳一會兮琴一拍。此心炯炯君應識。

虞美人

虞美人態濃意遠淑且真。同輦隨君侍君側。六宮粉黛無顏色。楚歌四面起。形勢返蒼黃。夜聞馬嘶曉無迹。蛾眉蕭颯如秋霜。漢家離宮三十六。緩歌慢舞凝絲竹。人間舉盡堪悲獨。在陰崖結茅屋。美人爲黃土。草木皆含愁。紅房紫萼處處有。聽曲低昂如有求。青天漫漫覆長路。今人犁田昔人墓。虞兮虞兮奈若何。不見玉顏空死處。

甘露歌

折得一枝香在手。人間應未有。疑是經春雪未消。今日含何朝。盡日含毫難比興。都無色可並萬里晴。天何處來。真是屑瓊瑰。天寒日暮山谷裏。的皪愁成水。地上漸多枝上稀。唯有故人知。

桂枝香 歌曲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峯如簇。歸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念往昔繁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歌後庭遺曲。

菩薩蠻

數家茅屋閑臨水。單衫短帽垂楊裏。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橋。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一兩聲。

漁家傲二首

燈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亂。聞說洊亭新水漫。騎款段。穿雲入鳥尋遊伴。卻拂僧牀褰素幔。千巖萬壑春風暖。一弄松聲悲急筦。吹夢斷。西看窗日猶嫌短。

二

平岸小橋千幃抱。柔藍一水縈花草。茅屋數間窗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午枕覺來聞語鳥。欵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然忘卻邯鄲道。

清平樂

雲垂平野。掩映竹籬茅舍。閒寂幽居實瀟灑。是處綠嬌紅冶。丈夫運用堂堂。且莫五角六張。若有一卮芳酒。逍遙自在無妨。

浣溪沙

百畝中庭半是苔。門前白道水縈迴。愛閑能有幾人來。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兩三栽。爲誰零落爲誰開。

浪淘沙令

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爲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秬在笑談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南鄉子二首

嗟見世間人。但有纖毫卽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沉淪。祇爲從來認識神。作麼有疎親。我自降魔轉法輪。不是攝心除妄想。求真。幻化空身卽法身。

二

自古帝王州。鬱鬱葱葱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繞水恣行遊。上盡層城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訴衷情五首 和俞秀老鶴詞

常時黃色見眉間。松桂我同攀。每言天上辛苦。不肯餌金丹。憐水靜。愛雲閑。便忘還。高歌一曲。巖谷迤邐。宛似商山。

二

練巾藜杖白雲間。有興卽躋攀。追思往昔如夢。華轂也曾丹。塵自擾。性長閑。更無還。達如周召。窮似丘

軻。抵箇山。

三

芒然不肯住林間。有處即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
漿水價匹如閑。也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持。羸取瀉山。

四

營巢燕子逞翱翔。微志在雕梁。碧雲舉翮千里。其奈有鸞皇。
臨濟處。德山行。果承當。自時降在。一切天魔。掃地焚香。

五

莫言普化祗顛狂。真解作津梁。驀然打箇筋斗。直跳過羲皇。
臨濟處。德山行。果承當。將他建立。認作心誠。也是尋香。

望江南歸依三寶讚

歸依衆。梵行四威儀。願我遍遊諸佛土。十方賢聖不相離。永滅世間癡。
歸依法。法法不思議。願我六根常寂靜。心如寶月映琉璃。了法更無疑。
歸依佛。彈指越三祇。願我速登無上覺。還如佛坐道場時。能智又能悲。
三界裏。有取總災危。普願衆生同我願。能於空有善思惟。三寶共住持。

卷三十八

四言詩

潭州新學詩并序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與國吳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築廟學於城東南越五月告成孔子用幣潭人曰公爲善政以德我又丕勩我而爲此學以嘉我士子誰能詩乎以誦我公於無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詩曰

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振養矜寡衣之褰襦黔首鼓歌吏靜不求乃相廟序生師所廬上漏旁穿燥濕不除曰嘻遷哉迫阨卑汚當其壞時適可以謀營地慮工伐榱桷櫛撤故就新爲此渠渠潭人來止相語而喜我知視成無豫經始公升在堂從者如水公曰誨汝潭之士子古之讀書凡以爲已躬行孝悌由義而仕神聽汝助況於閭里無實而誇非聖自是雖大得意吾猶汝恥士下其手公言無尤請詩我歌以遠公休

新田詩并序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雖簡其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尙書比部郎中趙君尙寬之來問敵於民而知其故乃委推官張君恂以兵士與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教民自爲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囊耜以牽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士不可賤取昔之菽粟者多化而爲稌環唐皆水矣唐獨得歲焉船漕車輓負擔出於四境一日之間

不可爲數。唐之私廩固有餘。循吏之無稱於世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爲作詩。詩曰。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鋤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飢。歲仍大熟。飽及雞鶩。僦船與車。四鄙出穀。今游者處。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于水濱。問我繆寡。侯其歸矣。三歲於茲。誰能止侯。我往求之。

獵較詩 井序

獵較刺時也。昔孔子仕於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或問乎孟軻曰。孔子之仕。非事道歟。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不獵較。則若無以祭然。蓋孔子所以小同於俗。猶有義也。義固在於可爲之域。而後之人習於隨者。一不權義。以之可否。污身貶道。豫然以和衆自得。甚者傷人。倫敗風俗。至於無號。則諉曰。孔子亦嘗獵較矣。悲夫。作是詩以刺焉。

雲之祁祁答董傳

雲之祁祁。或雨於淵。苗之翹翹。或槁於田。雲之祁祁。或雨於野。有槁於田。豈不自我。嗇兮其隕。其在西郊。匪我爲之。我歌且謠。蔚兮其復。南山之側。我歌且謠。維以育德。

古賦

龍賦

龍之爲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

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馴。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爲仁。爲仁無止。則常至乎喪己。而未始至乎喪己。夫此所以爲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物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爲類者常見之。

歷山賦 井序

餘杭縣人有與季父爭田於縣。於州於轉運使不直。提點刑獄令余來直之。將歸。閱然望歷山而賦之。歷山在縣西上虞縣界中。或曰舜所耕云。

歷山之峩峩兮。予汝耕之。孰汝彊之。此匪予私云。然兮誰汝使。子人之子兮。余師歷山之峩峩兮。則維其常人之子兮。云曷而亡。云曷而亡兮。我之思。今孰繼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

思歸賦

蹇吾南兮安之。莽吾兮親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馬兮山阿。亡濟兮維夷。夫孰驅兮亡嬾。風翛翛兮來去。日翳翳兮溟濛之雨。萬物紛披。蕭索兮。歲逶迤。其今暮。吾感不知夫塗兮。徘徊徬徨以反顧。盍歸兮。盍去兮。獨何爲乎此旅。

釋謀賦

雲冥冥兮蔽日。風浩浩兮吹沙。出予馳兮不得。塊獨處兮咨嗟。嗟天地兮無窮。暑與寒兮相客。以短褐兮憂親。孰知予兮孔棘。維抱關兮擊柝。乃予仕兮所宜。祿可辭兮尙冒。養孰割兮方虧。豈吾事兮固拙。寧我辰兮獨悖。信物默兮有制。尙可侔兮內外。

樂章

明堂樂章二首

歆安之曲

穆穆在堂。肅肅在庭。於顯辟公。來相思成。神既歆止。有聞惟馨。錫我休嘉。燕及羣生。

皇帝還大次憩安之曲

有奕明堂。萬方時會。宗子聖考。作帝之配。樂酌虞典。禮從周制。釐事既成。於皇來暨。

上梁文

景靈宮修蓋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

兒郎偉。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宏構。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修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彝。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修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兒郎偉。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恩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獻。大宛金馬不須齎。

兒郎偉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開嶺徼。萬艘輸賚引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邊城自此無鳴鏑。卽看呼韓渭上朝。休誇竇憲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辇年年享。
兒郎偉拋梁下。萬靈隕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
家傳慶譽。代襲龍光。啟一心而顯相。保饋祀之無疆。皇帝萬歲。

銘

蔣山鍾銘

於皇正覺。訓用音聞。肆作大鍾。以警沉昏。

明州新刻漏銘

戊子王公始治於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
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寧不勤。得罪於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
嗚呼有州。謹哉維茲。茲惟其中。俾我後思。

伍子胥廟銘

予觀子胥出死亡通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恥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
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

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璨公信心銘。

沔彼有流。載浮載沈。爲可以濟。一壺千金。法譬則水。窮之彌深。璨公所傳。等觀初心。

讚

蔣山覺海元公眞讚

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自南自北。弗句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惟食己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梵天畫讚

梵天尙實。厥乘孔雀。雞知時語。鈴戒沈濁。皜身黃衣。於淨無著。乃持赤幡。歸趣正覺。

維摩像讚

是身是像。無有二相。三世諸佛。亦如是像。若取眞實。還成虛妄。應持香花。如是供養。

空覺義示周彥真

覺不徧空而迷。故曰覺迷。空不徧覺而頑。故曰空頑。空本無頑。以色故頑。覺本無迷。以見故迷。

卷三十九

書疏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

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

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脩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蓄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

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成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

其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

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

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以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

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緹。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

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嵩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

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

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特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旣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

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儉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刼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

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勅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勅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勅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勅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

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難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鴛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上時政疏

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

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脩。儉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尙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及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進戒疏

熙寧二年五月十一日。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賜紫金魚袋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卷四十

奏狀

乞免就試狀

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發來赴闕就試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比嘗以此自陳。乞不就試。慢廢朝命。尙宜有辜。幸蒙寬赦。卽賜聽許。不圖遜事之臣。更以臣爲恬退。今臣無葬嫁奉養之急。而遂巡辭避。不敢當清要之選。雖曰恬退可也。今特以營私家之急。擇利害而行。謂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罷縣守闕。及今二年有餘。老幼未嘗寧宇。方欲就任。卽令赴闕。實於私計有妨。伏望聖慈察臣本意。止是營私。特寢召試指揮。且令終滿外任。一面發赴本任去訖。

辭集賢校理狀四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費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聞命震怖。不知所以。伏念臣頃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乞且終滿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婚嫁。葬送之窘。比於向時爲甚。所以今茲纔至闕下。卽乞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以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選。豈非素願所榮。然而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館。則當供職一年。臣方甚貧。勢不可處。此臣所以不敢避干譽朝廷之辜。而苟欲就其營養之私。不圖朝廷不加考試。有此除授。臣若避犯命之罰。受而不能自列。則是臣前所乞爲以私養要君。而誤陛下以無名加寵也。又聞朝廷特與推恩。不候一年。卽與在外差遣。且一年供職。乃是朝廷舊制。臣以何名敢當此恩。而累朝廷。墮廢久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薦舉官吏。非條詔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已來。未能十日。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薦舉。不加考試。又非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身爲廢法之首。

乎。伏望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欲。追還所授。特與除一。在外合入差遣。則使公義不虧於上。私行不失於下。臣不任激切祈恩待報之至。所有勅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

二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賈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具狀陳列。乞追還所授。今月五日。又准中書差人賈到勅牒。令臣受職。不得辭免。臣以微賤。誤蒙采拔。非臣隕首足以報稱。然分有所不敢受。名有所不敢居。寧以恩上得辜。終不敢冒恩苟止。何則。臣以擇利辭試。而朝廷因與免試。推恩是臣以辭試上要朝廷。而朝廷果以恩澤副之也。不獨傷臣私義。固以上累國體。此臣所以惓惓至於再三。而終不敢止。且勸沮之方。失不在大。如臣心實擇利。而迹有辭讓之嫌。以故朝廷特有優假。臣恐進趨之士。有以窺度聖世。將或立小異以近名。託虛名以邀利。浸成弊俗。非復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慎惜。不當遂已成之命。而難於追改也。竊見近臣比有辭讓官職。皆義所當得。而特以禮辭讓。朝廷固宜必使受之而不聽。如臣卑賤。今所陳列。直以分不當得。非敢以爲讓也。伏望聖慈聽臣所守。特與追還所授。臣區區之誠。期於得請而後敢已。所有勅牒。臣不敢受。

三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賈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再具狀奏聞。乞追還所授。今月九日。又准中書差人賈到勅牒。令臣不得辭免。是臣區區之意。終未蒙朝廷省察。臣於他官苟可以得。則或悉力以求之。唯恐利之不多。而勢之不便。非能有所辭讓也。至於私養之不給。則苟求冒取。

亦無所不至。今朝廷特除以爲校理。則再三干索朝廷。終不敢受者。誠以要君罔上之罪大。故寧以他得罪。而於此不敢順命。苟止也。所謂要君者。臣前狀已言之矣。所謂罔上者。朝廷除校理。必先考試。今獨推恩異於尋常。朝廷不以臣爲小有異能。則必以臣爲小有異行。臣無其實而敢冒此恩。此乃所謂罔上也。且臣蒙恩與試久矣。臣非敢終辭也。特以勢未便爾。若朝廷且從臣。欲使臣他日之力。足以供職京師。而無乏養之憂。則臣自當援恩求試。豈敢上煩朝廷。敦迫何必遽加特恩。使朝廷爲苟舉。而臣爲苟得者乎。臣聞之古人曰。明主可以理奪。又曰。匹夫不可奪志。臣敢守此語。以至於再三。伏乞聖慈。特賜矜允。煩冒天威。臣無任祈恩待報。惶恐迫切之至。

四

右臣蒙恩除集賢校理。以分不當得。已累會具狀奏聞。乞追還所授。今月二十四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更不許辭讓。臣以小官非敢以禮爲讓也。直以分不當得。理當自言。蓋聞當得而讓。則上有所不得聽。不當得而授。則下有所不敢承。不聽不爲迫下。不承不爲慢上。以其義也。臣誠不肖。然區區之私。具狀四奏者。竊以爲匹夫之志。有近於義。是以仰迫恩威。至於再三。終不敢受。伏望聖慈。俯察臣愚。特與追還所授。臣無任。

辭同修起居注狀七

臣蒙恩差臣同修起居注者。聖恩深厚。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然臣去年始蒙恩特除直集賢院。當是時。臣龜勉不敢久違恩指。至今就職纔及數月。又蒙恩有此除授。臣竊觀朝廷用人。皆以資序。臣入館最爲日

淺而材何以異人終不敢貪冒寵榮以干朝廷公論伏望聖慈察臣誠心非敢飾讓特賜追還所授

二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修起居注勅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供職伏念臣前奏所陳實繫朝廷用人之體今特於臣私義有所不安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特賜追還所授

三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修起居注勅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供職疏遠小臣上煩朝廷敦獎如此而區區所陳終不敢止者誠以謂進在臣先而才行當蒙選擢則與之宜有先後臣入館資序最爲在後而獨先被選竊以爲非朝廷用人之體此臣所以不敢也念臣異時得以敍進臣雖不肖豈敢復辭且臣已緣辭避職事而不爲朝廷所察今若又迫於敦喻黽勉供職則是臣每飾辭讓之虛文以玩黷朝廷人雖不以爲言臣亦何顏以立於世蓋以臣事君苟心知其甚不可則寧得罪而有不從況臣幸在聖人至仁隆寬盡下之時謹分守以辭其所不當得之寵榮必無方命之罰則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伏望聖慈察臣如此早賜追還所授

四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供職卑賤之臣屢煩聖恩敦諭誠惶誠恐不知所措然臣聞人無信不立臣事君以忠忠者不飾行以微榮信者不食言以從利臣固嘗曰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若臣既有此言而終於託不得已以襲寵授

則是臣飾行食言而實無自守之義。非所以稱朝廷獎遇之意。而明區區避讓之本心。寧以違命受譴。終不敢身爲浮僞之首。以傷聖時忠實之化。伏望聖慈早賜追還所授。

五

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累降指揮。更不得辭讓。便令受勅供職。聖恩所以加臣者如此。非臣陷胸隕首所能報稱。然臣愚不肖。不知朝廷必欲度越衆人。而加臣以此者何也。爲其賢於人也。固有廉讓忠信之實也。度越衆人。而貪其所不當得。非所以爲廉讓。知其不當得而辭於上。以爲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然終於託不得已。以私其寵利。非所以爲忠信。無廉讓。無忠信。然而朝廷必欲度越衆人。而加之以其所不當得之職事。臣恐執政大臣。必受比周朋黨之嫌。陛下必獲不察蔽欺之謗。臣亦不得自託於忠廉之行。而居下姦利之人。窺朝廷之間。爭飾僞讓。以徼一時之幸。而有傷忠厚之俗。其事如此。在朝廷不可以不深思。而聽臣之辭。臣亦不可以不固守。而違朝廷之命。誠願陛下日月之明。察臣今日之請。辭窮理極。非如向時避讓職事。猶在可冒之地。雖由此得罪。必不敢以身爲亂俗之首。伏乞斷自聖心。無牽於左右大臣之過論。特賜追還所授。

六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奉聖旨不許進狀辭讓者。聖恩深厚。一至於此。臣誠惶誠恐。震怖不知所出。竊觀朝廷近日辭讓職事。未嘗有蒙聽許者。而臣又嘗辭讓職事。而不爲朝廷聽許矣。今復守辭讓之說。以請於朝廷。固宜聖恩不卽聽許。然臣已習見朝廷未嘗許人辭讓職事。而猶惓惓自陳所守。不避僞讓。

之嫌。誠以螻蟻微誠。自誓終不敢受。冀蒙天聰。終初省察而已。今若迫於恩指。遂叨寵利。則人雖不以爲言。臣實無顏以處。使臣負僞讓之謗。則朝廷豈免濫恩之譏。臣雖不肖。義實不敢安此。且方今之所患而務絕者。方在於進取。而不在于辭讓。方在於欺罔。而不在于忠信。臣若託不得已。終叨寵利。不顧其已出之言。則是去辭讓而引進取。毀忠信而爲姦罔。朝廷本欲拔取人才。而所得者。乃有去辭讓毀忠信之嫌。恐非所以示天下而厲士大夫之操也。此臣所以不敢避方命之罰。而守其區區之說。誠不敢以身累國。非特欲全其私義而已也。伏望聖慈。卽賜聽許。令朝廷不失所授之宜。臣亦不失所守之信。

七

臣昨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朝廷已行擢用。依累降指揮。不得違避者。孤賤之臣。行能淺薄。當朝廷清明。收用賢俊之時。幸得著位外庭。豈非榮顯。況又蒙拔擢。備任清要。丁寧獎勵。使必就官。此雖隕首刳心。自知無以報稱。然臣所以不敢受命。而猶守其區區之說者。誠以資在臣前。尚有未蒙選者。臣若苟見寵利之可得。而忘避讓之義。苟知避讓。而不能固其所守。非朝廷所以拔擢臣之意。又非臣所以報稱朝廷之心。且誦已行之命。以伸自守之志者。朝廷之令名。食言喪志。以順命爲悅。饜寵利者。臣之醜行。今朝廷重得令名。而使臣輕爲醜行。此臣之所不諭也。臣幸蒙任使。備官三司。列職儒館。若朝廷以爲可任。異時以次升擢。於分不爲進越。則臣雖不肖。其亦何說之敢辭。誠望聖慈。哀臣懇迫。檢會臣前後所奏。察其理有可言。特賜追還所授。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五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勅差臣同修起居注。伏念臣行能無異衆人。入館最爲日淺。向叨選擇。嘗已固辭。幸蒙聖恩。方賜聽許。今同館之士。才能資序。出臣右者尙多。而又蒙誤恩。有此除授。在臣理分。固不敢當。兼臣久住京師。親老口衆。而自春至今。疾病相仍。醫藥百端。未得平愈。近已進狀。乞一知州軍差遣。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追還所授。除一知州軍差遣。使臣無進越冒榮之罪。而得紓私養之急。所有同修起居注勅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二

右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臣愚不肖。幸當朝廷拔擢賢雋之時。獨蒙不次之選。豈不榮哉。然臣入館最爲日淺。而行能無異衆人。故不敢度越衆人以饜寵利。向時守此說以辭朝廷之命。至於八九。而聖恩不以臣言爲不信。幸賜聽許。今纔數月。同館之士。資序在臣右而行能足充此選者尙多。遽蒙聖恩。有此除授。令臣今而可受。則向之辭命。至於八九者。果何心也。昔鄭以伯石爲卿。則辭太史。退則又使之命已。命已則又辭焉。三辭而後受策。於是子產始惡其爲人。夫子產所以惡之者。不以其飾辭讓而無忠實之志乎。臣之蒙恩。雖出於無求。然始則託辭讓之名。以煩恩朝廷。終則徼一日之利。以忘前言之信。推事考情。亦何以異於伯石。臣誠固陋。終不敢奸子產之所惡。以上昭聖時任人之失。且朝廷必以臣粗習文藝。而忠信可使。則臣固嘗曰。異時循次選用。則臣不敢辭。伏望聖恩。察臣誠懇。特賜追還所授。除臣一知州軍差遣。使臣得遂前言之信。而又有以紓親養之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三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前後指揮不許辭免。便令受勅者。聖恩加臣無窮。臣愚固守無已。臣誠惶恐震怖。不知所爲。然臣義有所不敢爲。故不敢冒恩而苟止。伏念臣以資序在臣右而行能宜蒙此選者尙多。故嘗自列至於八九。幸蒙聖恩聽察。而所除始祖無擇一人。若臣今遂冒居。則是謂在臣右者已無可選。臣以應舉入仕。磨勘遷官。本圖宦達。非敢苟爲高抗。至於恩踰理分。度越衆人。官謗所歸。臣亦不敢苟得。以忘前言之信。兼臣自春至今。疾病相仍。加以氣衰。舊學幾廢。親老口衆。久住京師。近嘗進狀乞一閑慢州軍差遣。伏見近例見任修起居注。以便親求罷出補外官。嘗蒙朝廷聽許。蓋當聖時務以仁恕優容。臣下則以便親而求外補。朝廷之所宜從。伏望聖慈哀臣懇迫。特賜追還所授。除臣一知州軍差遣。以便私養。且令臣無進越冒榮之罪。所有同修起居注勅牒。臣不敢受。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四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累降指揮便受勅。更不得辭免者。臣之懇懇。已具前奏。螻蟻微誠。未能上動聖聽。臣誠惶怖。不知所爲。然臣愚不肖。以謂朝廷革因循之弊。以不次官人。當得異能之士。然後允衆人之望。而因循之弊。可以遂除。臣治身則行能不備。居官則職業無稱。雖知好學。而所得未可以施於實用。故嚮蒙選擢。卽自以行能無異衆人。而不敢度越衆人受職。幸蒙聽許。纔及數月。卽欲度越衆人。言行本末不相顧如此。豈稱朝廷選擢之意。雖令言者不以是爲臣罪。臣實無顏以

處。伏望聖慈察臣累奏情理備盡。特賜追還所授。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五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便受勅供職。臣之區區辭說已窮。然不敢避逋慢之罪而苟止者。非特欲守前言之信。亦不敢上累朝廷。蓋臣有冒榮失守之罪。則朝廷亦有選授失人之謗。因啓天下好利之士。僞讓以要君。則甚傷聖時風俗。此臣之所大懼也。若聖恩幸聽臣言。使臣得安理分。則臣爲不失所守。臣能不失所守。則朝廷不失所選矣。朝廷不失所選。而又隆寬廣裕。以曲盡臣志。謂宜無傷。而適足以感厲天下之士。且朝廷以臣粗涉藝文。忠信可使。不復責其行能之備。必欲擢置從官。則臣固嘗曰。臣已備官三司。列職儒館。若終免於罪戾。則循次受選。自不爲遲。當朝廷清明。拔用賢雋有志之士。孰不幸願寵榮。如臣之愚。豈獨異於衆人。誠以不敢度越衆人。故嘗自列。至於八九朝。廷隆寬盡下。已嘗幸聽臣言。曾未數月。臣卽不復自顧前言之信。若令言者謂臣要君以僞。臣誠無辭可。以自明。伏望聖慈察臣所守如此。臣誓堅死節。上報聖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辭赴闕狀三 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右臣准中書劄子。伏奉聖恩。以臣喪服旣除。特授故官。召令赴闕。罪逆餘生。尙蒙齒錄。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理當卽日奔走就塗。而臣抱病日久。未任跋涉。見服藥調理。乞候稍瘳。卽時赴闕。謹具狀奏聞。

二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體認朝廷累降指揮。疾速發來赴闕。臣愚無狀。屢蒙聖恩逮及。自非抱疾。

不任職事。豈敢故爲逋慢。臣近已奏陳。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伏望聖慈特賜矜許所冀。便於將理。終獲有瘳。則臣雖自知無補於聖時。猶當乞備官使。仰副朝廷眷錄之意。

三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合依累降指揮。發來赴闕。螻蟻微誠。不能感動。至煩朝廷恩旨屢降。臣實惶怖。不知所爲。伏念臣本以孤生。實無才用。誤蒙仁宗拔擢。備數從官。當大行皇帝亮陰之際。始以親喪解職。久尸榮祿。無補聖時。今陛下以仁孝之資。紹承聖緒。臣於私養。旣無所及。唯當追先帝之遇。致身於陛下之時。若自度力用。堪任職事。何敢逋慢朝廷詔令。至於經涉歲時。緣臣自春以來。抱疾有加。心力稍有所營。卽所苦滋劇。所以昧冒奏陳。乞且分司。實冀稍可支持。卽乞復備官使。天聽高邈。未蒙矜允。雖欲扶伏奔走闕庭。而力與願違。不能自強。伏望聖慈察臣懇迫。令檢會臣累奏。特賜指揮。臣無任瞻天屏營。激切之至。

辭知江寧府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遞到勅牒。蒙恩差知江寧軍府事。犬馬之疾。自隔清光。天地之恩。曲垂眷恤。以臣丘墓所在。就付兵民之權。非臣肝膽塗地所能報稱。萬一然。臣所抱疾病。迄今無損。若輒冒恩。黽勉典當領路大藩。恐力用無以上副朝廷委任。伏望陛下察臣如此。儻以臣逮侍先帝。未許分司。則乞除臣一留臺宮觀。差遣冀便將理。終獲有瘳。誓當捐軀。少報聖德。所有勅牒。臣未敢祇受。已送江寧府收管。謹具狀奏聞。

舉陳樞充錢穀職司狀

前件官明敏方直。有政事之材。臣奉使江東時。樞爲旌德縣令。聽訟鞠獄。尤爲精明。隨所施設。皆有方略。舉錢公輔自代狀

伏觀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忠信篤實。富於文學。職事所及。不爲苟且。以臣鄙薄。實爲不如。實之禁林。必有補助。今舉自代。

舉呂公著自代狀

具某官呂公著。冲深而能謀。寬博而有制。其器可以大受。而退然似不能言。故衆人知之有所不盡。如蒙選用。得試其才。必有績効。不孤聖世。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舉謝卿材充升擢任使狀

前件官公廉自守。曉達民事。嘗知撫州臨川縣。縣人至今稱說。以爲良吏。督率百姓。修復陂防。所溉頃畝甚多。水旱皆蒙其利。若朝廷興修功利。或選人才。典領劇郡。皆可任使。

舉屯田員外郎劉彝狀

屯田員外郎溫州通判劉彝。聰明敏達。有濟務之材。堪充升擢繁難任使。

勅舉兵官未有人堪充狀

具位臣某。准今年六月二十三日宣令。臣同罪保舉大使。臣堪充主兵官二員。限一月內具姓名聞奏。卽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并已係路分都監及知軍州已上人數。右具如前。伏緣臣所職不係路分都監及

知州軍大使。臣卽不見有堪充主兵官者。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渭州兵馬都監蓋傳等充邊上任使狀

具位臣某准宣同罪保舉不拘路分有武勇謀略三班度臣二員。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者。始謹具如前。臣伏覩東頭供奉官權渭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蓋傳。有智略能訓治軍旅。東頭供奉官江寧府龍安鎮巡檢王崇稷。有武勇能擒捕盜賊。臣今保舉堪充邊上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其人並不是臣親戚。亦無親戚見任兩府。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古渭寨都監段充兵官任使狀

具位臣某准宣節文同罪保舉大使臣堪充主兵官二員姓名聞奏。卽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并已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已上人數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覩內殿崇班閣門祇候秦州古渭寨都監段充。武勇才略可用。嘗以戰鬪有功。堪充主兵官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奏。及犯正入己贓。臣甘當同罪。其人與臣不是親戚。亦無親戚見任兩府。不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已上人資敘。所准宣命令舉兩人。今且保舉到段充一員。尙闕一員。見訪求別狀舉次。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764B

